

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彙編

四庫全書研究

孫彥 王姿怡 李曉明 選編



NLIC 2970684035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彙編

四庫全書研究

上

孫彥 王姿怡 李曉明 選編



NLIC 2970684035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彙編·四庫全書研究/孫彥,王姿怡,李曉明選編. —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10

(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彙編)

ISBN 978-7-5013-3852-8

I. ①四… II. ①孫… ②王… ③李… III. ①四庫全書—研究
IV. ①Z1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173853 號

責任編輯:孫 彥

ISBN 978-7-5013-3852-8



9 787501 338528 >

書名 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彙編·四庫全書研究(全二冊)

著者 孫 彥 王姿怡 李曉明 選編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99.25

版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300套

書號 ISBN 978-7-5013-3852-8

定價 1280.00 圓

出版說明

《四庫全書》編修於清乾隆時期，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部叢書。這部巨帙編修歷時十餘年，參與編撰的學者達三百六十多人，它收錄了從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分重要典籍三千五百餘種，幾乎涵蓋了古代中國所有學術領域，它是中華民族的珍貴文化遺產。《四庫全書》的價值不僅在於文獻的保存，「四部」的分類體系對中國傳統文獻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而其編纂、提要對後世輯佚、考證也有着深遠的影響。

晚清以來學術內部的發展與西學東漸的衝擊，促成了思想的革新，也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舊學基礎與新學視野的學者。民國學術也因這種背景，同時兼有扎實為學和開放創造的特點，出現了衆多具有典範意義的研究之作。作為一部重要的典籍，《四庫全書》也受到了學者的關注。

本書彙輯民國時期三十餘種期刊中有關《四庫全書》的文章七十多篇，按照文章內容，分爲綜述、七閣、總目提要、影印等四部分編排，影印出版。以期全面展示民國學者關於《四庫全書》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對《四庫全書》價值及其成書過程的分析，又有如何影印、保護傳承及進一步利用《四庫全書》的討論；並有關於《四庫全書》目錄索引的編撰及版本考證等問題的探討。這些文章，對今人的研究無疑也是可資利用並具有啓迪意義的

寶貴資料。

《四庫全書》修成之後繕寫七部分存七閣，然而因戰亂動盪僅存文淵、文津、文溯三部及文瀾之半部，國家圖書館所藏文津閣《四庫全書》是現今唯一完整擁有原架、原函、原書一體存放的一部。保存典籍亦是為承繼學術，本書之編纂力求方便學者查檢，希望能對《四庫全書》及相關問題的研究起到推進作用。

編者

二〇一〇年八月

出版說明

目錄

上册

西歐文藝復興運動	《東方雜誌》一九二四年二十一卷第九號	金梁	三五
關文	《東方雜誌》一九二五年十六卷第十二期	王伯祥	四
四庫全書纂修考跋	《東方雜誌》一九二四年二十一卷第九號	金梁	三五
四庫分類法之研究	《圖書館學季刊》一九二六年第一卷第三期	劉國鈞	二四
四庫全書一瞥記	《東北文化月報》一九二八年八月	松崎鶴雄	三八
四庫全書編纂與其環境	《文字同盟》一九二八年第十五號	藤塚素軒	五〇
四庫全書史表	《浙江省立圖書館月刊》一九三二年第一卷第三期	張崧	七四
四庫全書之歷史	《女師學院期刊》一九三三年第一期	李時	七九
從莊氏史案說到四庫全書	《中央時事週報》一九三三年第二卷第三十八期	湯中	八九
清四庫全書平議	《金陵學報》一九三三年第三卷第二期	葉仲經	九六
四庫全書大典本別集補詞	《國風半月刊》一九三三年第三卷九期	唐圭璋	一〇二

綜述

四庫全書纂修考跋	《東方雜誌》一九二四年二十一卷第九號	金梁	三五
四庫全書述略	《小說月報》一九二五年十六卷第十二期	王伯祥	四
四庫分類法之研究	《圖書館學季刊》一九二六年第一卷第三期	劉國鈞	二四
四庫全書一瞥記	《東北文化月報》一九二八年八月	松崎鶴雄	三八
四庫全書編纂與其環境	《文字同盟》一九二八年第十五號	藤塚素軒	五〇
四庫全書史表	《浙江省立圖書館月刊》一九三二年第一卷第三期	張崧	七四
四庫全書之歷史	《女師學院期刊》一九三三年第一期	李時	七九
從莊氏史案說到四庫全書	《中央時事週報》一九三三年第二卷第三十八期	湯中	八九
清四庫全書平議	《金陵學報》一九三三年第三卷第二期	葉仲經	九六
四庫全書大典本別集補詞	《國風半月刊》一九三三年第三卷九期	唐圭璋	一〇二

從學者作用上估計四庫全書之價值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一九三三年第七卷第五號	黃雲眉	一〇六
清高宗之禁燬書籍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一九三三年第七卷第五號	趙錄綽	一一八
四庫全書中永樂大典輯本之缺點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一九三三年第七卷第五號	袁同禮	一五一
書于文襄論四庫全書手札後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一九三三年第七卷第五號	陳垣	一五九
四庫全書之編輯及其功罪論	《民治月刊》一九三八年第二十二期	曲正	一六二
乾隆修書與清代學術之影響	《再建旬刊》一九四〇年第一卷第十六期	逸樵	一七七
乾隆禁燬書籍考	《協大學報》一九四九年第一期	徐緒典	一八三

七 閣

文淵閣四庫全書缺本之發見	《現代評論》一九二五年第十七期	陳仲益	二五一
文溯閣四庫全書運奉記	《圖書館學季刊》一九二六年第一卷第一期	奮	二五二
補鈔文瀾閣四庫闕簡記錄記	《文字同盟》一九二七年第五號	張宗祥	二五四
文津閣四庫全書冊數頁數表	《文字同盟》一九二八年第十五號	陳垣	二五八
丁氏鈔補文瀾閣四庫全書闕簡追紀	《浙江省立圖書館月刊》一九三二年第一卷第二期	張 鄴	二六一
丁氏與復文瀾閣書紀	《浙江省立圖書館月刊》一九三二年第一卷第七、八期合刊	陳訓慈	二六四
文瀾閣四庫全書史表	《浙江省立圖書館月刊》一九三二年第一卷第七、八期合刊	張 崑	二八一
宛委別藏現存書目及其板本	《圖書館學季刊》一九三二年第六卷第二期	袁同禮	二八七
七閣四庫成書之次第及其異同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一九三三年第七卷第五號	張 崑	三〇〇
關於文溯閣四庫全書舊檔史料(一)(偽滿)	《國立奉天圖書館季刊》一九三四年第一期	奉天圖書館	三一五
西湖文瀾閣規制徵故	《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一九三四年第三卷第二期	張 崑	三五—

文瀾閣四庫全書史稿 《文瀾學報》一九三五年第一期	張 崑	三五九
浙江文瀾閣賦 《文瀾學報》一九三五年第一期	周家祿	五一四
文淵閣藏書全景後記 《圖書館學季刊》一九三六年第十卷第二期	朱啓鈞	五一五
覆勘文淵文源二閣所貯四庫全書檔(乾隆五十二年五月) 《文獻叢編》一九三七年第二十六卷第三期		五二一
文溯閣四庫全書要略及索引 一九三八年	奉天圖書館編印	五三三
文瀾閣四庫全書戰時播遷紀略 《圖書展望(復刊)》一九四七年第三期	毛春翔	八四三

下冊

總目提要

四庫提要校訂 《亞洲學術雜誌》一九二二年第四期	孫德謙	八四九
孤本四庫全書薈要之發見 《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一九二五年第一卷第一期	陳仲益	八五六
四庫全書總目索引評 《圖書館學季刊》一九二六年第一卷第四期	劉 純	八五九
四庫總目索引與四庫撰人錄 《輔仁學志》一九二八年第一卷第一期	鞠增鈺	八六四
四庫總目韻編勘誤 《輔仁學志》一九三〇年第二卷第一期	那志廉	八七一
評四庫總目史部目錄類及子部雜家類 《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季刊》一九三〇年第二卷第一期	張秀民	八九五
文瀾閣目索引序 《燕大月刊》一九三〇年第二期第六卷	顧頡剛	九〇二
四庫全書詞曲類提要校議 《中國文學會集刊》一九三三年第一期	夏承燾	九〇五

四庫全書目錄板本考 《圖書館學季刊》一九三三年第七卷第一—四期 一九三四年八卷第一—四期
 一九三五年第九卷第一、三、四期，第十卷第二—四期 《金陵學報》一九三三年第三卷第二期…… 葉啓勳 九一四

四庫提要中之周亮工 《文獻論叢》一九三六年第十期…… 陳垣 一二五八

四庫全書目錄類小序注 《教育學報》一九四一年第八期…… 李文禕 一二六八

四庫提要《宣室志》考證 《輔仁學志》一九四一年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 葉德祿 一二七一

記四庫提要辨證 《志學》一九四四年第一五期…… 張白珩 一二七五

四庫提要之正統觀念 《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學術集刊》一九四五年第一期…… 柴德賡 一二七七

四庫提要與《宋史·藝文志》之關係 《圖書季刊》一九四六年新第七卷第三、四期合刊…… 陳樂素 一二八八

四庫全書簡明日錄箋注 《浙江學報》一九四七年第一卷第一期…… 孫詒讓 一二九三

四庫提要之論西學 《上智編譯館館刊》一九四八年第三卷第一期…… 王任光 一三二九

影 印

影印四庫全書之經過 《圖書館學季刊》一九二六年第一卷第一期…… 奮、純 一三三七

景印四庫全書原本提要緣起 《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一九二七年第三卷第三期…… 陳垣等撰 一三四二

景印四庫全書原本提要緣起 《文字同盟》一九二七年第十一號…… 尹文 一三四四

影印四庫全書之經過 《圖書評論》一九三二年第二卷第二期…… 鄭鶴聲 一三四七

選印四庫全書平議 《國風半月刊》一九三三年第三卷第四期…… 袁同禮 一三八六

影印四庫全書之諸家意見 《廣州大學圖書館季刊》一九三三年第一卷第二期…… 編者 一三八九

影印四庫全書往來箋 《青鶴》一九三三年第一卷第二十期…… 張元濟 一三九九

選印四庫全書平議 《青鶴》一九三三年第一卷第二十二期…… 錢基博 一四〇三

關於影印四庫全書之管見	《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一九三三年第二卷第四期	張 崑	一四〇六
最近景印四庫全書三種草目比較表	《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一九三三年第二卷第五期	張 崑	一四一〇
選印四庫全書目錄	《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一九三三年第二卷第六期		一四五五
選印四庫全書問題專號	《國風半月刊》一九三三年第三卷第六期		
選印四庫秘書擬目		柳詒徵	一四六六
致教育部函、復傅沅叔函		柳詒徵	一四七四
編訂四庫全書未刊珍本目錄委員會油印四庫孤本叢刊擬目			一四七五
袁同禮致時代公論記者書		袁同禮	一四八二
對於影印四庫全書輿論之評議		鄭鶴聲	一四八三
簽注景印四庫全書未刊本草目			一五〇一
答君羽先生「對於四庫全書輿論之評議的讀後感」	《國風半月刊》一九三三年第三卷第十期	鄭鶴聲	一五一一
景印四庫全書罕傳本擬目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一九三三年第七卷第五號	趙萬里 袁同禮等	一五一五
景印四庫全書未刊本草目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一九三三年第七卷第五號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編			一五二八
四庫孤本叢刊目錄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一九三三年第七卷第五號		一五四二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目錄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一九三三年第七卷第五號		一五五〇
選印四庫全書問題文獻目錄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一九三三年第七卷第五號		一五六一
影印四庫全書目錄	《青鶴》一九三四年第二卷第四期		一五六五

綜 述

四庫全書纂修攷

金梁

四庫全書，集古今學術之大成，一朝盛業，古所未有也。初，朱筠請校錄永樂大典；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始命紀昀、陸夢龍、陸費墀等纂輯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彙爲一書，賜名四庫全書。壬寅春，第一部告成，弄置文淵閣，閣建於文華殿後，專貯四庫全書，凡三萬六千冊。冊面依春夏秋冬四色：經部用青色絹，史部用赤色絹，子部用白色絹，集部用黑色絹，分別裝潢，以法四序，且便檢閱。癸卯春，第二部全書繕竣，命送往盛京文溯閣。第三、第四部陸續亦繕竣，分貯御園文源閣、熱河文津閣。甲辰年，復命繕寫全書三部，分寄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降旨謂：『江浙人文最盛，士子有願讀中祕書者，許其領觀傳寫，以廣文治。』又命于敏中、王際華於全書中擇其尤精者，別爲四庫薈要，凡一萬二千冊，分繕二部：一貯大內摘藻堂，一貯御園味腴書屋，仍按四庫陳莽堂中計全書七部，薈要二部，前後凡十餘年，始一律告成。按：明永樂大典，初命解縉纂集類書，爲文獻大成，嫌其未備，乃命姚廣孝重修。五年告成，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四庫全書較多五倍。又大典於經史皆依韵編次，割裂凌舛，漫無統紀，有乖柱下藏書之義；四庫以經、史、子、集爲部次，體例實較醇整。然二書各有取義，分之兩善，故不必相提並論也。今大典久已散亡，四庫全書文源一部，既與圓明同燬；文匯文宗，亦歸兵燹；文瀾餘燼，鈔補未完；文津移藏京師圖書館；文溯運存古物陳列所，唯文淵一閣，巍然獨存。其薈要貯大內者，梁曾言之內府，遍檢未見，已在若存若亡之列，不可問矣。憶己未冬，徐東海師屬編文華武英二殿陳列古物目錄，梁請先印四庫全書，並擬續修四庫書目。蓋書不易續，目則易修，二百年來，新出書籍，將倍於前，姑存其目以待後來，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耳。又以全書舛誤至多，且卷帙分割亦與原本多有異同，當作校勘記各附卷末，以爲攷訂。時葉玉虎、華適遊歐美歸，謂西國重東方文化，頗稱此書，亦請印行傳布。陳援菴垣遂往圖書館檢查全書，撰爲書目攷異，凡卷冊葉數，一一注明；又關於勅修四庫之記載，亦摘錄甚詳。梁借錄一過，略加整比，間有增補，題曰四庫全書纂修攷。所望與全書早日同刊，流傳海內外，使中原文物，照耀全球，此世界文化所關，亦吾國之光也。

四庫全書述略

王伯祥

四庫全書是歷來官修書中最偉大的一部。當時的政府竭了十年之力，把國中夙有聲望的學者十數輩集中在都門之下，無間寒暑地勤搜博考，才得編訂成書，則此書的價值，概可想見。從事此役的人竟自加稱許，說「分綱列目，見義例之有條；按籍披圖，信源流之大備。水四瀛而山五嶽，倅此壯觀，前千古而後萬年，無斯巨帙。」（見永瑤等奏進四庫全書表）這固不免過譽，然此書要為中華歷代的文獻所歸，則可以堅信而不疑。

自來官藏的典籍，每因朝家更迭，先後亡佚。如董卓亂兵的割散圖書，帛作帷囊，梁元帝被俘時的自燒圖籍，十四萬卷，這一類的事情，幾乎代不絕書，竟是無可倅免的老例了。便是時代較近，聞見較切的永樂大典，也因寇亂和盜竊的關係，早就分散缺失，莫窺全豹。獨四庫全書以當時彙錄副本較多之故，到現在居然還有幾部完整的存留着，這不是中華文獻的大幸麼！

這樣一件巨大的工作，實在不是容易擔當的，所以可議的地方，一定在所難免。——如纂修的動因是否挾有別種不純的作用，搜輯的古籍是否已臻完備，編次的方法是否部居的當，固然是絕大的問題，不容不加深究。但我們為寶愛文獻的熱情所掩，覺得此書的歷史價值極可驚異，似乎後來的求全責備很不足以折服當時在事諸人之心。我們要求得一個平允的真相，且把這些枝節的問題暫擱一邊，先看一看那時的時代背景究竟是什麼一個局面。這背景認清了，然後對於這次纂書的經過情形才得灼然自見，而這事影響於學術界的真正得失也可以隨時顯露，無煩鈎索。

請先一究這事的起因。

中華素以昌明文教自任，重視載籍，三千年來就這樣的一脈相承，沿爲習性了。可是歷代的君主文人雖儘有尊禮重樂考文徵獻的雅興，却總沒有十分了不得的舉動，以爲鼓吹休明的盛典。爲什麼一到清朝開國百年以後，偏偏在那戎馬徵調，力征經營的當兒，從從容容地完成這件所謂「稽古右文」的大業？那真是很該注意的一個大問題。固然當時國力充盈，社會上一般的生活比較的安定，使學者容易致力於所業，是一個根本的原因；而且憑藉着先人的成績，加以整理，也自然有後來居上的可能。但上歷漢唐，下逮宋明，右文之君不一作，却不先不後地把這件驚人的工作落在一個異族入主的野皇帝手裏，那真不能令人無疑了。誰知這事的所以能够急速成功，正因爲當時的皇帝是個外來的異族。

清朝以異族入主中國，所靠的不過武力，在自負文化素高的漢人眼睛裏，簡直瞧不起他們是配做優勝的民族的。何況海內初定，明朝的遺臣尙多生存，又難免不以逸民自居，慨然有故國之思呢！便是清朝的自身，他也知道力征經營固然要在耀兵閱武方面大做工夫，而同時發生的善後問題，也不能不注意到精神方面的消融。所以一方面尊崇黃教來撫輯蒙藏的人心，一方面便利用着科名等等的引誘來安頓漢人的疑慮了。清聖祖首先看到這一層，便在常科之外特於康熙十五年（1676）詔開博學弘儒科，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在外督撫布按及學政，都各舉所知，疏薦送部，想把那班山林隱逸都羅致了去，備顧問著作之選。一面更努力求書，勅撰了不少的洋洋巨製，如佩文韻府、淵鑑類函、數理精蘊、曆象考成、音韻闡微、康熙字典、韻府拾遺、駢字類編、分類字錦、子史精華等數十種。這樣一來，果然有效，當時被薦的，雖有呂留良、李顥、傅山、黃宗羲、魏禧、顧炎武、萬斯同、應據謙等那樣的咬定不就，而湯斌、朱彝尊、施閏章、毛奇齡、李因篤、陳維崧、汪琬、潘耒、尤侗等諸名士却已紛紛入彀了。於是稽古右文之名已立，無形中便牢籠着不少優秀的分子，消弭了不少輕蔑的反響。後來世宗高宗繼立，更得沿襲成規，放手一做。因此，雍正初年有古今圖書集成的輯成，而乾隆元年（1736）十四年（1749）又兩度詔

舉博學鴻詞（因避當時御名，遂改弘儒爲鴻詞）且陸續纂成三禮義疏、明史通鑑輯覽、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皇朝文獻通考、律呂正義、大清一統志等諸巨籍，所以在當時真做到了「重熙累洽，謳歌盈廷」的局面了。

但這是正面的顯示，那知他背後竟鬱結着一股極濃烈的慘霧，瀰漫在這頌聲之下呢？原來清帝明知中國這樣大口這樣多，『夷夏之防』的觀念又這樣深，縱使撈到幾個足以代表遺民思想的人物安頓了，而一般反側的人心一時又那里收拾得盡，所以他們祖孫相承的唯一心傳，便是監視知識階級的言動。然而他們方且以『同文之盛』相誇飾，當然不肯彰明較著地蠻幹，而自居秦皇焚坑的惡名，所以借着提倡文教的大招牌，一面採訪古今遺書以博右文之譽，一面撿拾疑似抵觸之詞以與文字之獄，於是他們認爲反對或挑撥的言論，便可利用君主刑賞的大柄來從容銷滅。

我們便據當時的官書看——自然比私家的記載來得冠冕——從順治二年（1645）黃毓琪死獄中起，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尹嘉銓被殺止，其間更歷三朝，彰彰可考的文字案件已有三十一起，前後殺身戮屍、破家、覆宗的把戲，不知演了多少回；其餘薄受譴責，或爲親友拖累的，更是指不勝屈，而且也不足爲奇了。至於禁書的舉動，自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起始搜查以後，迭次有很嚴厲的諭旨，勒令各省隨處查檢銷毀。至四十七年（1782），據兵部所報，先後共燒毀二十四次，銷毀的書凡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卷。然而清高宗的疑心還沒去掉，到五十七年（1792）上索性老老實實地嚴諭說，『江蘇、浙江、江西等省，素稱人文淵藪，民間書籍繁多，所以不能禁絕者，皆由督撫等視爲等閒……』了。綜計上面所述的文字獄，其中有十一案——竟占三分之一——都發生在四庫全書館開幕以後，而銷毀禁書的事件，又恰恰在這開館修書的期間中實現。這不是當時修書的主要目的所在麼？所以纂修四庫全書的動機，實只是時君猜忌遺民——要借此徹底處置己所不欲的言論思想——的一念所引起，不過那時國力充實，便同時伴起這樣大規模的豪舉罷了。

乾隆二十七年(1772)正月，有一道極有力量的上諭，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古今著作，他要蒐集的目標很大，凡「歷代流傳舊書……自當首先購覓……旁暨九流百家之言……亦應備為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泊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沈潛經史，原本風雅……並非剿說卮言可比（者），均應槩行查明。」這便是促起編纂四庫全書的最近原因。那時大興朱筠適任安徽學政，奉到了這項上諭，他便奏請把原貯翰林院中的永樂大典派人檢取尋閱，揀其中「世不經見」的古書，分別搜輯出來，並條陳着手進行的方法極為詳備。但下軍機處議覆的常兒，頗為諸城劉統勳所不喜，以為「非政之要而徒為煩」，打算把這件條奏打銷。多虧金壇于敏中的幫助，竭力斡旋，才得議准覆奏。於是三十八年(1773)的春天，便連下兩道諭旨——二月初六日和二月十一日——答應舉辦此事，並申言「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蓋正式的開館纂修，也就從此託始了。書館既開，各省督撫所採訪和藏書舊家所進獻的書籍，自然陸續送到，源源不絕。因此，用圖書集成校覈永樂大典（見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諭旨）的規模逐漸擴大，竟有網羅古今已刊未刊的四部（經史子集）書勒成一編的大計畫了。

開館之初，即以軍機大臣為總裁。于敏中便選取翰林中書官二百餘人充校對官，入館任事；而獻縣紀昀和上海陸錫熊實為始終其事的總纂官，體例編次，多出他們的主張。每進一書，必撰成提要一篇，附帶呈覽。這樣計日程功，足足經過了十年，前後參與此事的職官，竟達三百六十餘人，直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全書才得告成。綜計

經部

易類著錄一五九部一七四八卷，又附錄八部一二卷，存目三一七部二三七一卷（內四六部無卷數），又附錄一部一卷。